三

中华古籍保护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目錄

賦　辭

枯樹賦　并序
述哀賦　并序
醜女賦
反招隱辭　并序
鍾廣漢哀辭　并序
族子處默哀辭　并序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　文稾一

賦

枯樹賦 并序

有木蘭數本經春不㝵予見而傷焉遂援筆爲枯樹賦其詞曰

榆火啓節葭灰徙筩則有奇葩發藻珍木成叢高臨上苑徧出離宮色映胡姬之肆條綰王孫之驄莫不葳蕤蔽遠菴藹陵空至若石氏之園謝家之墅比媻娑於東陽同搖落於漢渚乍疑就荒之徑復如半死之樹爾其始也香依玉砌影照璇池葉

漸擂而猶卷彎初發而未齊蜨爭豔兮頻舞鳥驚芳兮亂嗁於是狹邪麗質深閤名姬洞開網戶竝卷羅帷攀長條而舒擥惛落英而斂眉既而生意無幾枯株不揚霜非霣而乍頹飈未撼而先傷豈屈畹之蘭忽逢萎絕而漢宮之桂乃見銷亾或低垂兮零雨或攲臥兮載陽菬隱隱兮凝綠菌亭亭兮吐黃況復籬落森蕪荊扉蕭瑟蹉跎落日之旁搖蕩長風之側樵人顧之而盤桓壄老逢之而歎息嗟乎物無美而不毀時無芳而不淪既修短兮恒換復榮枯兮遰分固天道之必至何一樹之足云

述哀賦 幷序

吾友吳子弘人既喪錢夫人逾三時矣而哀猶未已予念其情之至爲作此賦以述哀命篇賦曰

夫何淑質之連娟兮奄時命之不畱遡生年之綦淺兮詫逝日之獨修諒泉塗之匪遙兮顧欲返而無由伊託體於名閥兮稟女憲之格言羨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賢職巾帶以盤桓兮供灑埽而周旋肇辛勤以造厥家兮佐夫子之不逮遭皇天之未悔禍兮羌中道而捐背眷威姑之蕚顛兮

痛孤穉之伶丁惟夫子之力學兮惛未覩其所成秋氣憯惻以中人兮又申之以嚴霜愍香草之易零兮反不若衆卉之萼英弃膏沐之麗飾兮倍綺縠之文章徹黼帳之蕚組兮塵縈機之流黃彤管紛以弛御兮珠翠柙而在房月泠泠其下鑒兮風溜溜而驟飛牽縈帷之襜襜兮擥靈衣之披披設翫好於几筵兮象生平之極娛想聲容其猶未遠兮怳若靈之來舍嗟君子之多艱兮何倏喪此好仇念空閨之闃宋兮悵獨處而寡儔遘長夜之靡旦兮步櫚楹以銷憂瞻牽牛之獨燿兮聽鳴鴈之匹游情觸緒其若絲兮淚文頤而欲流行次且以返室兮援雅琴於坐側奏黃鵠之遺響兮弦未調而中絕忽舍琴以倚徙兮感良會之永歇羅裯既以虛張兮蘭膏又灼而不煇閒穨思而就枕兮庶寢寐之相依歎年歲之迢遙兮緬同穴以何時亂曰宛彼修嫮美相羊兮作配之子歡未央兮胡然嫶冥函煇光兮如彼文鴛失厥行兮遷化不反紛靈魂兮形影隟絕悵黃昏兮悲愁於邑想生存兮明明日月情難諠兮

醜女賦

姑胥之間具區之側爰有醜女爲狀甚奇舉世少匹嫫母瘤后庶幾髣髴廣頤雄頷肥皮癡骨鼻鼾口哆蛾濃頷突朱脣凝煤縈肌傅黍兩眸昏昏寡黑多白睫細數圍足纖盈尺立則疴僂行則傾仄含詞將吐蔵氣先襲雖極筆舌之形容曾未殫其六七然且不蠶不餘不組不紃既陋且淫不媒呈身袪修袂曳長巾招搖里閭倚徙市門行步所及羣然驟焉雞飛拍拍犬吠狺狺顧猶未喻其醜也而高自儗於妖冶之倫哂先施排夸光狎陽文陵毛嬙徧挑少艾目詵神揚如遠如近若迎若將俛

影美態其醜彌章行路畏之褰衣不顧嘲誚竝作笑咍交互年逾三十子焉如故欲男不得訖於遲暮嗚呼噫嘻此豈未笄之子窴居之婦待聘而往守貞而處者耶於是怡悵陽春芻皇中夜或擁衾以長嘆或撫鏡而微諫既愁淒而貯怨亦羨甚而萌妒語曰美女者惡女之仇良有由也

辭

反招隱辭 并序

尋居堯峰二年矣客有勸予出者應之曰僕病未能也因作此辭以見志

山高高兮湖之瀕靄青蒼兮無冬春輕雲兮丹旦
淺瀨兮鄰鄰晝悲吟兮謝豹夕叫嘯兮王孫山中
之樹兮有桂紛糾枝兮團葢彎開兮彎落森窅窕
兮歲歲美一人兮顏如舜遙卜築兮山之阿約房
兮蘭棟繚之兮薜蘿騶吾駕於層岳兮弭吾節乎
淡谷酌乳泉以礪齒兮眉雲子以果腹歲將晏兮
孰與偕鄰蝯猱兮友麋鹿歎鳳皇之在笯兮與騏
驥之受軛曾不如山中之闃寂兮又何羨乎組紱
攀桂樹兮幽復幽聊延佇兮攄嬉游吁嗟乎山中
兮孰云不可以久留

鍾廣漢哀辭　并序

檮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橐所著書數千言來
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
與尋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
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嗲目張洋洋
纚纚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倦之以所不
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卬前古益其不知
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
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
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

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閒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蕚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樝梨果蓏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族子處默哀辭 并序

處默諱譚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著於鄉黨不卒中寒疾死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慟先是予爲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爲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深予數偕處默屨行其閒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襍彎之紛蕤翫鳴禽之睍睆閒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日忘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最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

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棄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盍亟成之異日予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視予而笑且曰秊甚蓋予以遠大期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爲之也所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夭折而頑者鈍者佻且險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殄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死何也處默頎然長身爲人勃發有英氣及爲文章亦然予求其所以夭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秊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爲之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踠足齎遺憾兮茫茫之子南兮羌北溯山川兮阻長視飯含兮不可遂眇天末兮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兮姑致歎於彼蒼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三終

為文章亦然乎未其所以夭折者不得焉使天
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豈復可量哉今顧不
卒若是乎其能已於哀乎遂為之辭曰
賢美兮材良矯然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蹶足齎遺
憾兮菸落之于南兮美北海山川兮阻長覗飯合
兮不可遂即天末兮悲且息德者喜兮質者德命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四目錄

經解一

詩問十四則

風詩始終
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風雅正變
孔子未嘗刪詩
正雅
變風變雅之終
詩敎
二南非繫周名
邶鄘衛
風雅之別
聖人錄淫詩
九夏非周頌
楚辭
詩不當言毛詩

鈍翁前後類豪卷十四目錄終

經解一 詩

詩問十四則

風詩始終

問者曰風詩何以始於二南而訖於豳也曰二南周之王業所由成也豳其所肇基也周德而既衰矣次風詩者以文王始之以周公終之思深哉

詩無天子諸侯之別

問者曰詩果無天子諸侯之辨乎曰然天子之國非無風也諸侯之國非無雅頌也何以言之十五

國之中有二南有王風又有豳風是皆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問者曰先儒謂平王政教微弱故黜其詩爲風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然後有頌豈其說皆非與曰然王之黜爲風也孰黜之天子不自黜也作詩者與采詩者必不敢黜其所得之詩以告於天子也然則果孰黜之平王之政教雖不及文武成宣之盛然非幽厲比也幽厲之詩猶列於雅而平王獨否是反不逮幽厲也魯之郊久矣郊則樂工必歌頌詩使請之周而後敢作然則僖公以前將僭歌周頌乎抑遂不歌乎不歌則廢樂也僭歌周頌則非其地非其人是誣先公以自誣也魯君臣雖愚其不爲此也明矣且行父之使又不見於春秋春秋之時天王之使於魯者十有八魯大夫之如周者六如而不至者一孔子莫不具載而顧獨遺此此其爲臆說無疑也

風雅正變

問者曰風雅之分正變也其孰昉乎曰此大序之言也吾疑之何疑乎爾曰一國之詩有正有變焉

一時之詩有正有變焉吾疑其不可以國次世次拘也何以言之二南正風也然而野有死麕可不謂之變乎十三國變風也然而柏舟之爲婦淇澳緇衣之爲君七月之陳王業之艱難可不謂之正乎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文王已下十八篇皆正雅然而常棣之弔管蔡雖謂之變可也六月已下五十八篇民勞已下十三篇皆變雅然而六月車攻崧高烝民常武諸詩皆以美宣王之中興夫旣從而美之矣則異於圻父白駒之屬審矣雖謂之正亦可也凡言正變者必當考求其詩考求其詩然後能得其實褒美之詩爲正則刺譏之詩爲變也和平德義之詩爲正則哀傷淫泆之詩爲變也故曰國次世次不可拘也必自懿夸訖於陳靈謂之變風變雅毋亦膠滯而弗合矣乎問者曰然則詩之孰正而孰變也不幾於溷與曰視夫善惡美刺而得之矣奚其溷

孔子未嘗刪詩

問者曰孔子何詩之刪也曰孔子蓋嘗正樂矣而未嘗刪詩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以據依也孔穎達謂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亾失者少

不容孔子十去其九此說是也問者曰刪詩與正樂不同乎曰刪之云者削而弃之也正之云者挍其節奏整齊其次序如所謂無相奪倫者也是安得同史遷益因論語而誤衛宏又因史記而誤也是以有刪詩之說夫孔子之於詩也與春秋無異焉春秋郭公夏五有文無義皆書於冊而不之去也其於小雅南陔白華笙六詩有目無詞者亦然降而至於桑中溱洧諸篇猶班班具列使孔子而果刪之邪安得尚存此淫泆之詞以啓學者之呶呶哉問者曰然則奚爲其有逸詩也曰世之所傳逸詩者或句存而亾其章或章存而亾其篇不得爲完詩故太師弗之采魯人弗之錄也太師弗采魯人弗錄則孔子亦聽之而已矣

正雅

問者曰或謂雅詩無正變者何也曰夫豈獨雅太史公曰周道闕而關雎作薛君章句曰芣苢傷夫有惡疾則是二南不得爲正風也太史公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則是鹿鳴已下不得爲正雅也言正變者益自毛氏之學始問者曰孰爲優曰其毛氏乎予嘗考之於禮矣鹿鳴魚麗諸詩皆鄉飲酒

燕禮之所歌也關雎鵲巢諸詩皆所以合樂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大射所用以爲節也使諸詩出於衰周之作則當成康盛時其施於鄉飲燕射者果何詩也豈皆有司失其傳與抑鄉飲燕射之儀至周衰而始備與吾不信也彼說詩而不協於儀禮射義者臆說也是故於毛氏有取焉爾

變風變雅之終

問者曰變風變雅之終也其亦有義例乎曰有之王道陵夸周公名公不可復作風詩之終於東山破斧諸篇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周公也雅詩之終於名旻也所以見天下之思名公也

詩教

問者曰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三百篇之教其俱若是與曰然然則牆有茨之黜中冓也相鼠之刺無禮也何人斯巷伯之惡讒譖也得無稍甚矣乎奚其厚曰忠愛之至不得已而爲是深怨痛疾之詞是故聖人取其意而不責其詞

二南非繫周公名公

問者曰二南皆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何也曰周

名者地也非人也先儒嘗辨之矣夫二南既非二公所作又非吼歌二公而作也其美名公者惟甘棠一詩耳如之何其據此而概以佗詩繫之二公哉文王在上而繫其詩於二公則是以子而攘父之美以臣而攘君之美也此必非聖人意也當是之時天下皆惡紂而親文王然文王猶不能全有天下也故其詩不稱王而繫之於地文王雖不能全有天下顧其化之所被則已溢於江沱汝漢間矣不得以周名之地限之也故稱南焉小序言其化自北而南者是也言繫之二公者則臆說也

北鄘衛

問者曰北鄘衛何以得先王風也曰先儒嘗言之矣曾者武王滅商分其畿內為三國故三國相與同風然則北鄘衛之次二南也猶商頌之得次周頌也其諸孔子所以存先代與

風雅之別

問者曰風與雅果何以別也曰國風者民庶所作雅朝廷之詩士大夫所作此先儒所謂風與雅之辨也其詳雖不得而知矣然在雅詩之中有可考者嵩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詩也賓之初筵抑

衛武公詩也巷伯寺人孟子詩也節南山家父詩也其佗如召康公穆公芮伯凡伯仍叔之詩尤不一而足皆非田夫里婦之所能辨也問者曰豳詩半出於周公而繫之以風何與曰此豳風之所以得兼雅頌也七月東山其詞則雅矣頌矣而其音與旨則猶近於塗歌巷謠民庶所作故聖人取之以殿風而先雅頌若曰風雅頌三者之體其悉備於此矣彼鄭氏不知其故而又見周禮籥人有籲豳詩雅頌之文求其說而不得則以七月分屬之夫一篇之詩以前二章爲風後六章爲雅頌其可乎一章之詩以前半章爲雅後半章爲頌其又可乎固哉鄭氏之爲詩也何其支離而難通也問者曰然則自漢以來詩之說多矣吾子將奚從曰惟其義不惟其人其義非也雖專門名家號爲經師者弗敢信也其義誠是矣雖諸家之緒論其能無擇而采之與采之諸家而不惟一師之信此吾學詩之指也

聖人錄淫詩

問者曰聖人果錄淫詩與曰然王者之政必自內始周南之吼關雎葛覃卷耳也召南之吼鵲巢采

蘩也皆女子之賢而牽者也正也邶之綠衣日月終風鄘之柏舟衛之碩人皆女子之賢而不牽者也正而變也終風柏舟碩人之後於是以淫詩繼之如凱風雄雉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之奔奔與氓之屬皆是也禮義消亾淫風大作聖人之於詩也首錄女子之詩一或以爲勸一或以爲懲斯其好貞而惡淫也不亦深切著明矣乎

九夏非周頌

問者曰九夏果周頌與曰南陔白華華黍由庚此笙曲也九夏此金奏之節也蓋皆有聲而無詞大射禮歌鹿鳴三終奏肆夏新宮三終周禮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夫有聲有詞工所諷誦者歌也有聲無詞工所播諸笙管琴瑟鍾鼓者奏也九夏烏乎頌問者曰然則肆夏非時邁與曰非也先儒謂肆夏一名樊時邁也昭夏一名遏執競也納夏一名渠思文也又謂肆夏爲一詩緐遏爲一詩渠爲一詩皆臆說也吾未聞一詩而三名者也且時邁有肆於時夏一語適與肆夏合猶可偕之以相附會若昭納二夏則於執競思文奚取焉孔子子夏不言也儀禮左氏傳不言也後人亦何從知

之吾亦何從信之哉

楚辭

問者曰楚辭其詩之苗裔與曰然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絕而後楚辭興其諸所以憫世疾俗勸善而懲惡者蓋猶不失忠厚惻怛之意焉是故與三百篇近者莫善於楚辭

詩不當言毛詩

問者曰詩必屬諸毛氏與曰非也吾嘗聞侍郎李先生之說曰甚哉漢儒之僭也毛氏本爲傳而冠其姓於詩何異治宅者一操斧斤圬墁之勞而曰此予宅也哉風列國之風雅頌天子諸侯之雅頌孔子作春秋不聞自命爲孔氏之春秋也惟言竊取其義而已矣毛詩之名紊義倒綱紀其可訓乎善哉斯言世之稱毛詩申詩韓詩者可以息矣

鈍翁前後類豪卷十四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拔字

經解二
易乾之九四論
書顧命說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春秋論二 平王
春秋論三 趙盾
春秋論四 趙盾
春秋禘義十二則 并序 考仲子之宮 宋人執祭仲突歸 夫人子氏蒙 子同生

于鄭鄭忽出奔衛
夫人孫于齊　晉侯殺其世子申
上　宋師及齊師戰于
甗齊師敗績　葬我小君成風
仲嬰齊卒　八月丙辰仲孫蔑
卒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
向秋帥師伐邾　盜竊寶玉大弓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五目錄終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五　文稾三

經解二　易書春秋

易乾之九四論

周易䷀乾之䷫變小畜九四或躍在淵无咎王弼曰九四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此進退無常之時也象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弼又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故无咎也夫前此九三爲下卦之上雖處下體之極然於九五之大人猶未偪也至於九四離下體入上體其距九五一閒爾蓋已駸駸有偪上之嫌矣以人事言之九五之大人既爲君位

則九三之君子當爲卿大夫之位九四居其間上不上下不下無所可擬求之於古若文王之在西土伊尹周公之在商周皆足當之何也文王則嫌於偪紂伊尹周公則嫌於偪太甲成王也然而經於九三猶爲憂懼警誡之詞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有偪上之嫌而聖人顧但舉其象若一無所告戒者何也豈據是位者皆可傲然自肆而自謂无咎乎夫以文王之德猶受讒崇伯而不免於羑里以周公之才猶見疑名公管蔡而不免於居東使非文王周公而俾據是位則其咎之不能无也審矣聖人之作經也其詞深微而簡奥所謂或躍在淵者欲躍於天而不可欲潛於淵而不能進退失所可謂危疑之甚者也聖人以爲九四之危疑如此當不竢警誡而後憂懼又以爲乾乾惕厲之詞已見於前九三既然則九四不問可知此固經之微意也善乎王氏推言之曰心所欲進意在於公夫公之一言豈非九四之善道而伊尹周公之所以得延其世者與吾又嘗考之晉霍子孟之受知漢武也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夫亦庶幾无咎矣既而磔上官父子殺燕王旦廢昌邑王

紱許后於是恣其驕子悍妻而不知憂懼警誡遂夸其族此皆不公之禍也嬰乎子孟雖不及周公而後之論者猶推原其本心至今稱之爲賢顧身歿未幾竟以不公致禍則由其所據者卽九四偪上之位也然則世有卿大夫者不牽而據是位其亦牽而思王氏之格言鑒子孟之覆轍知有憂懼警誡則雖欲進而猶可以无咎也夫

書顧命說

蘇氏論康王之失禮可謂詳矣顧吾猶有疑焉竊以爲顧命與康王之誥此兩篇者皆僞書也何以言之凡人子之於父母也平居則有問寢視膳之禮疾病則有嘗藥之禮未嘗須臾離父母側也成王彌留之際自公卿百執事而下無不在者而康王親爲元子獨不在王之左右不得與聞顧命何也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是何如其迫且切也故吾謂成王既崩雖使康王相距數千里之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者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哉之夫康王既已爲元子矣又安用僭此爲殊異哉

此於經無明文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曰自斬衰以下皆可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謂奠於殯也言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則諸臣皆得代之也然則成王既殯康王方枉苫凶之列雖不暇躬行祭啐諸文猶不可謂之非而顧必區區齊而飲福乎齊者小祥之禮也故曰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齊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如之何其行此於初喪之日也天子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曰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尚復知有辟踊稽顙乎使康王不顧非禮而岸然行之則爲不孝使名公導王於非禮則爲不忠曾謂康王名公而不嫺於忠孝者乎其可疑如此由此言之夫豈徒衮服之失禮而已予故反覆詳究其間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所僞爲耳或曰今文古文皆有可遽疑其僞乎予曰否彼金縢亦猶是也宋儒固已疑之矣於是遂廣蘇氏之論而爲之說

春秋論一　平王隱公

按左氏惠公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孔穎達引釋例

曰夫人夢不叓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也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然則孟子未卒以前聲子與仲子皆妾也及其繼室則衆妾俱不敢與聲子齒而何有於仲子哉然考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來歸仲子之賵五年考仲子之宮夫仲子特惠公之妾耳顧得蒙此禮而聲子皆不與何與汪子曰甚矣鍾巫之禍平王啓之而隱公自取之也葢仲子固家之妒妾而桓公又其驕子也惟爲之君若兄者稍能制之以禮然後可以逆折其非而杜其爲不肖之計今平王與隱公則不然生則爲其母賵歿則爲之舉喪而稱夫人祀又爲之立宮是三者皆越禮之甚者也而平王與隱公爭先爲之彼爲之子者既習見其母之賚寵有不岸然自謂先君之適而反惡其兄者哉於是其埶日橫其謀日深而左右近習陰伺乎其閒思挾之以覬覦富賚者亦日衆而其人遂不可制此羽父之譖所以不旋踵而發與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積漸使然也桓公之敢於簒弑者豈非其君若兄有以爲之漸哉今夫豢猛獸者非能狎而翫之也惟馽諸檻阱

而稍飫以梁肉雖有噬人之狀無能爲也苟一見盡去其防使之跳梁於外而又望其德我而不噬此雖至愚者不爲今隱公之於桓公何以異此夫隱公豈不知其弟之爲豺狼哉然所以尊崇其母至於不顧非禮而爲之者亦欲藉是區區以稍慰安桓公之心而使之不我噬不知適足以長其驕而速之亂耳孰若逆而折之之得乎昏周公之輔成王也成王有過必撻伯禽以示之惟其豫教有術故天下稱周公爲良相而成王爲賢君鑒乎此隱公而非攝隱公而果爲攝也其亦未聞周公之

道也夫

春秋論二　平王

今有富人於此生子皆庶則家政宜授之長者乎抑授之幼者乎不問而知爲長者矣使不幸父歿幼者不讓而與其兄爭則宗老必笞而責之彼諸侯之有天王猶富家之有宗老也乃獨助其幼弟奉幼弟之母以擬其兄豈非聖人之所深惡哉孔穎達者儒之冗末無當者也其論歸賵曰隱公立桓公爲太子其母得爲夫人故賵之國必有君而後有太子使隱公得立太子固當稱君而不稱攝

隱公既已攝矣吾未聞周公輔政而以成王爲太子者也然則穎達之說不亦妄乎夫惟平王之賵仲子也若不知有隱公子母者其助桓公以偪隱公爲已甚故聖人貶之穎達舍此而區區責其生賵之非禮是豈足以立訓哉有難者曰改葬之役左氏亦言太子少者何與吾應之曰惠公縱其邪心蓋嘗欲立桓公爲太子矣故謂桓公爲惠公之太子則可謂爲隱公之太子則不可且吾以爲天王之賵必桓公有以使之聲子仲子皆宋女也隱公伐宋者一明知鄭之與宋相怨而輸平者一爲會者二意者桓公獨陰恃宋援以邀求於天子故隱公深爲之不平而欲稍洩其忿以孤桓公之羽翼與唐乾寧時王珂與其從父重盈之子珙瑤爭河中珂求昏於李克用克用爲之上請於是珂遂定河中而珙瑤不能與爭此與魯事略相類吾甚悲夫天王自失其權而助人爲篡弑者如此也故幷論之

春秋論三　趙盾一

春秋魯宣公二年秋九月晉趙盾弑其君夷皐於是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子以爲弑君者趙穿

也經之與傳其說宜何從汪子曰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當是之時使穿不得盾必不敢行其事使盾不得穿必不能遂其謀何以言之亏嘗略考史書所載簒國之臣若趙高之弒二世也使閻樂司馬昭之弒高貴鄉公也使成濟成倅劉裕之弒晉安帝也使王韶之其弒恭帝也使褚淡之兄弟朱全忠之弒昭宗也使朱友恭氏叔琮夫是數人者欲爲簒逆必先授意於其黨其黨亦樂爲之用此與趙盾之事何異辟之於盜羣盜行劫其一雖不行而實陰主其謀是則劫之魁也反不

謂之盜乎故三子者之說非有大悖於孔子也孔子誅其心三子者舉其事也然則三傳果無失乎曰有之左穀皆取董狐之言以反不討賊爲盾舉吾謂盾雖討賊亦不免於書弒何也亏耎考魏唐之事司馬昭既弒高貴鄉公遂收濟倅兄弟殺之朱全忠既弒昭宗已而朝於京師亦殺友恭叔琮者夫二人之心甚譎謀甚狡其殺濟倅友恭叔琮者豈非欲自解於簒逆哉然天下後世卒不以此薄兩人之辜故使人臣無弒君之心雖力不能討賊亦必不以惡名加之苟有其心雖狡譎如司馬昭

與朱全忠者亟除其黨以自解猶無益也吾故有感於歐陽子之論而爲之廣其說如此

春秋論四 趙盾二

按左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楚鬬椒救之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始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汪子曰此弑其君夸梟之歲也觀於侵鄭而盾不臣之謀見矣何也鷹隼之將擊也必伏其翼虎豹之將搏也必匿其形此無足怪也惟其不輕發於此是以大逞其毒於彼而莫之制也以盾率晉國之衆而合宋衛陳三諸侯之人戍師以出惟敵是求何有於鬬椒之偏師哉然且不戰而去之者非形弱埶詘也當此之時內難將作既不暇相持於外而又以爲戰而勝則橫挑強楚之怒戰而不勝則無以懾服國人之心如是而欲行大事其誰與同惡者盾於其中固有深謀枉焉故寧稍斂其鋒強抑其陰鷙之氣而不欲輕用之於楚也不然豈文公襄公之烈猶存而盾遽畏楚乎哉齊崔杼伐魯北鄙魯公患之孟公綽曰君何患焉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既而果不爲寇齊師徒歸夫崔杼所用蓋卽盾之餘

智也特杼親射其主而盾則假手乎人耳三傳不察遂欲以不討賊者原盾舉抑知盾之造謀也久矣與崔杼同舉而異其罰豈足爲春秋之法邪吾嘗論之自古悖亂之臣未有不合一轍者也劉裕既入關中可以速得志於西北矣而自謂根本未固遽引兵東歸是時逆迹猶未形也然崔浩則先知之以告魏主浩之善料事亦何減於公綽之料崔氏哉今夫功利之在目前也是下愚之所昧而中智之所爭也有人於此不貪近功不邀厚利其人苟非大美則必爲大惡若趙盾侵鄭而不戰崔杼伐魯而不寇劉裕至關中而不復西略此皆大惡無疑也益其所欲者益深所圖者益狡則凡曰前之功利舉不足以入其心而動搖其志慴乎侵鄭之時列國卿士大夫無一人如魯之孟公綽魏之崔浩能逆闚盾之本謀者可歎也然而邲之役苟林父不欲戰則先穀不從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則欒武子不從顧盾將去楚而其衆莫敢與之抗此又盾之積威足以劫之也夫

春秋櫽義十二則　并序

予非能爲春秋學者也中有所見輒摭先儒之說

誌之聊以示鑒戒云

夫人子氏薨 隱二年

子氏者仲子也仲子桓公之母也古者諸侯不再娶仲子雖歸於我猶未離乎妾也妾何以得稱夫人說者謂惠公攝位將平國而反之桓夫使桓公爲世子故隱公攝其邪心欲以仲子爲夫人而立惠無是心而隱逆揆其未然是誣先君也使有是心而遽成之是納先君於惡也之二者無一可者也故元年不書卽位非賢隱也貶也

考仲子之宮 隱五年

仲子之殁也隱公不敢祔廟而爲之築別廟其亦合於禮之變矣而先儒以爲譏何也禮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又曰從其昭穆之妾又妾母不世祭於其孫止如是則何別廟之有故曰譏也

子同生 桓六年

穀梁傳曰疑故志之劉氏非之曰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齊詩云屨我甥兮屨信也詩人信其爲齊侯之甥安有仲尼而反疑之者乎此說是也然子同子赤皆適夫人所出也春秋於子同則書其

生於子赤則沒而不書何也聖人之意若曰文姜雖名淫泆而子同實吾君之子也書之所以正周公之嗣決後世之疑也朱子曰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其始深得春秋之旨者與

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桓十三年

突之以庶奪適以賤篡貴其禍皆仲爲之也公羊傳曰古人之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斯其說亦謬矣夫仲之易置其君也如弈棊然而可以謂之善乎伊尹周公之於殷周行權者也孔父仇牧之於宋守經者也夫變而不失其經之謂權曾是仲也而可以謂之權乎劉氏曰仲之義宜效死勿聽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二皆不能而黜其君以立不正春秋之亂臣也然則名突宜矣忽何以不稱子蘇氏曰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是故不稱子

夫人孫于齊　莊元年

桓公之見戕也文姜與聞乎故莊公立而文姜出益猶有畏懼羞恥之心焉至於逾年而無防閑責備之者則遂肆不知忌六年之中而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又一其惡益深而無羞恥也益甚矣春秋備書於冊凡以絕之也詩猗嗟小序曰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其詞云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詩之刺莊公與春秋之絕文姜其義一也家氏曰莊公童穉雖欲防閑其母其道無由予考莊公即位之歲益年十有四矣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僖五年

春秋書殺其世子者二君晉獻公宋平公是也公羊傳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夫申生與痤皆自縊爾獻公平公未嘗親推刃於其子也如是則何以言殺高氏曰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孰敢殺者是故廣言晉侯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僖十八年

齊之亂自此始矣蓋齊人殺無虧而立公子昭昭卒公子潘殺其子而自立潘卒公子商人弒舍而立齊人又弒商人而古兄弟爭國篡

奪之禍未有若斯甚者也君子曰其本自桓公失之也桓公多内嬖其禍至於弑四君延四世而始定於惠公晉獻公亦然其禍至於弑三君刺三大夫亦延四世而始定於文公辛伯有言内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信矣

葬我小君成風 文五年

君氏隱公之母也春秋書曰君氏卒而不書葬是猶不以夫人之禮葬其母也定姒哀公之母也書曰姒氏卒雖已書葬矣而不書夫人與小君是亦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若僖公之母蒙則稱夫人葬則稱小君與君氏姒氏異矣嗣後宣之敬嬴襄之定姒昭之齊歸亦如之皆僭也呂氏曰自僖公致厚於妾母而蒙稱夫人則適庶亂矣葬又稱小君於是有二夫人祔廟則黷倫易禮無復辨矣蓋歸獄於僖公之詞也然則喪妾母宜如之何曰緦麻之服不赴於同既葬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廟

仲嬰齊卒 成十五年

此公孫嬰齊也而謂之仲嬰齊公羊傳曰爲兄後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氏曰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

非也如是則當爲春秋所不予矣何以從其恒詞而無貶曰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或曰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也是貶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襄十九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邾 二十年

速之盟向與伐邾也高氏曰代父爲卿無復三年之喪也新安汪氏曰獻子禫而不縣則始不三年其昉於速與予以爲非也禮有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於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詞而曾子稱莊子爲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於聖若賢之責乎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八年

南蒯以費叛陽虎以鄆讙龜陰叛侯犯以郈叛皆不書書竊寶玉大弓何也費也鄆讙龜陰也郈也是皆三桓之私邑非公邑也故以之叛不書寶玉大弓魯之分器其不得以私邑比明矣而可以不

書乎然則陽虎之辠倍於南蒯矦犯者也先儒謂分器重於地聖人賤貨而重命者皆不識孔子墮三都之義而妄爲之說也是故吾無取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哀二年

至此而衛之亂始極矣假使衛矦輒得國之時能痛哭而號其父曰國吾父之國也如之何其不歸來乎蒯聵又痛哭而辭曰吾得辠於先君不可以復入矣雖入不可以主宗廟奉社稷矣國固子之國也如此則父子相讓父子相讓則輒雖有衛可也蒯聵雖往而代之亦可也計不出此而日相尋於干戈輒固不子而蒯聵之失父道審矣吾未聞父子爭國而不亾者也然春秋不去蒯聵之世子何也蘇氏曰逐之而立其子者靈公也葢逐之是也立其子非也此名亂之道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五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技字

經解三
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疑命婦弔大夫義
疑大夫士廟制義
牲體說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鈍翁前後類臺卷十六目錄終

古者大宗而無後也則爲之置後小宗則否夫小宗猶不得置後況支庶乎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然則族人而無後也其遂不祀矣乎曰不然也孔子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雖不置後可也然則有大宗之家焉有小宗之家焉祭者將奚從曰視其祖故曰庶子不祭殤與

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之謂也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然則大宗其遂絕乎曰如之何而絕也弗後殤者而後殤者之祖禰則大宗故有後也傳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然則大夫而非大宗也亦可以置後乎曰非是之謂也公子有宗道焉大夫亦然庶姓而起爲大夫則得別於族人之不仕者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夫獨非大宗與然則大夫與公子若是班乎曰然公子不敢援諸侯故公子爲別子大夫之族不敢援大夫故大夫亦爲別子也如之何其可無後也子夏曰適子不得後大宗然則莫尚於大宗矣奚爲不使適子後之也曰以其傳重也古人敬宗而尊祖禰適子者繼祖禰者也故不可以爲人後也然則無宗支適庶而皆爲之置後今人之所行古人之所禁也不亦大悖於禮與曰此禮之變也益自宗法廢而宗子不能收族矣宗子不能收族則無後者求祔食而無所其毋乃驅之爲厲乎故不得已爲之置後也變也然則今之置後者必親昆弟之子次則從父昆弟之子其於古有合與曰不然也

禮同宗皆可爲之後也大夫有適子則後適子有庶子而無適子則卜所以爲後者如衞之石祁子是也況無子而爲之置後其有不聽於神乎吾是以知其卜也卜之則勿問其孰爲親孰爲疏可也是可行於古亦可行於今者也作置後解

喪服繼母如母解

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服母歿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殺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檠有言繼母

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己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因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孝子與

疑喪服繼父同居義

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嫁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世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嫁築柱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既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

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貽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益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嚮乎三禮惟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會哉益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傅玄之言曰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疑命婦弔大夫義

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鄭玄謂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汪子曰否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

聞梱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縈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廟於姑姊妹娣姒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觀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闖門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

說者曰禮尚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予告之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服問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予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歿則命婦當弔大夫歿則命婦不當弔始亦不畔於禮者也

疑大夫士廟制義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亨

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
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
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
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是二說者不同
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爲太祖而不及高曾祭
法及曾而太祖則夸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也祭
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
汪子曰甚矣宗法之不可復考也吾求諸王制祭
法而疑之夫祭法所謂大夫者將繼別子之適子
邪抑支子邪繼別子爲大宗而得廟祀太祖則太
祖百世不祧者也何以反夸於壇而去之也如支
子也則支子不祭孔子曰支子爲大夫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是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又何有於
三而太祖又何有於爲壇而禱乎其可疑一也大
宗苟廟祀太祖矣萬一大夫失職而爲士將廢其
太祖之廟而爲二乎抑廢其祖之廟而爲二乎抑
盡廢其太祖與祖而如王制一廟也夫廢太祖是
廢大宗也廢祖廟是失繼祖之義矣二者孰何從
橫渠張氏曰宗子爲士二廟支子爲大夫當三廟
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其宗立也如張氏之言

在小宗則得矣若大宗則祭法於宗子既不得廟太祖而支子所立者又曾祖也則太祖之祀終廢也且王制所言三廟一爲太祖是大宗且不得祭曾祖而支子顧得祭邪其可疑二也適士官師度不皆宗子而其所爲二廟一廟者將自立於家邪抑立於宗子之家邪使其果自立於家是二統也且廟制天子已下以奇殺者也士當如王制僅得一廟而祭法何以言適士二也其可疑三也大宗百世不遷而小宗五世則遷者也繼禰之宗或不即繼祖之宗或不即繼曾祖之宗使支子而爲大夫其祭曾祖祖禰也各於所繼宗子之家而立廟焉是毋乃紛紛無紀爲已甚乎如立二祖之廟於繼禰之宗之家則與自立之爲二統也何以異其可疑四也大宗繼別者無論矣小宗五世而遷則自繼高祖始繼高祖則當祭高祖而況高祖以下若曾若祖乎如其不祭又何以得稱五世之宗也使小宗而祭高祖大宗而爲大夫者廟數顧加殺焉或及曾或不及曾而止有是理乎其可疑五也於是後之說者曰王制商禮祭法則周禮也是一解也或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

也凡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也官師一廟而得祭其祖庶人祭寢而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高祖柱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哉是又一解也或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爲宗子設也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是又一解也或曰大宗必立太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爲大夫者立三廟祭及曾失職爲士者立二廟祭及祖益大夫幷太祖廟而四士幷太祖廟而三也是又一解也或曰支子爲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不必於宗子之家也蓋廟自爲大夫士立不爲其宗立非二統也孔子之言傳之者譌而張氏則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是又一解也汪子曰解者愈鮮而疑者愈甚矣古人不作吾安能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哉吾故曰宗法不可復考也

按家語孔子荅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然則王制非商禮明矣鄭玄云云當是未見家語耳幷附識於此

牲體說

肩臂臑三合左右爲六肫骼二合左右爲四正脊

脡脊橫脊三無左右短脅長脅代脅三合左右爲六此十九體也神俎不用左體侑以下則用之不合左右此十一體也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此特牲九體也殊左右肩脾爲四又兩胉一脊合爲七此豚解七體也左肩臂臑肫骼脊脅此士虞左胖七體也殽折脊脅此接神及尸三體也以十九體去脾臑加兩殽爲二十一體者陳用之之說也去兩殽加兩脾者朱子之說也紫陽方氏謂一牲二十有四體者以十九體加兩脾兩殽一臑數之爲二十四也秀巖李氏謂三十有二體者禮心舌載於所俎又腸三胃三又舉肺一祭肺三又以肝從曰炙以燔從曰肉以二十四體加心舌腸胃舉肺祭肺炙肝燔肉數之爲三十二也陳氏禮書李氏三禮辨楊氏儀禮圖方氏古今考其論牲體率多餘詞予約取之如右

大夫士廟當有主說

大夫士之廟祀也一以爲有主一以爲無主謂之無主者鄭玄許慎也謂之有主者徐邈清河王懌也或問宅何從予告之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奧足矣廟何爲者祔

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祔喪服小記祔必以昭穆亾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爲之解曰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絕此不根之詞以臆揣之者也或問禮經無有主之文柰何予又曰經不明言有主亦不言無主也檀弓重主道也商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竝非指天子諸侯爲說也則大夫士安有主者一孔子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亦非專指天子諸侯也則大夫士安有主者二徐

邈所引左氏春秋其義甚長而許氏顧駁孔悝反祔之舉以爲出於時君所賜吾不知其何據也陳祥道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祏敦謂大夫士無主乎斯可以闢鄭許之妄矣然則廟主之制安何如按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謂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是則主制雖無考其修短安略與重彷可知也又有謂天子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士而下當以次殺云

伯叔父不當稱伯叔說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叔嫂不通問此叔之爲言對嫂言之也男子冠而字必曰伯某甫若仲叔季則惟其所當此伯叔之爲言對仲季言之也釋名叔少也幼者稱也亦俶也見嫂俶然卻退也蓋叔字惟有此二義則諸父不當稱伯叔審矣爾雅謂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妻謂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然則父之昆弟從無去父稱伯叔者也而里俗輒以此呼諸父雖士大夫臨文亦然是夸其父之昆弟使與己同輩行也而可乎先儒有言自兄弟之子不呼諸父爲父則不知敬其伯叔父矣自伯叔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此誠可以爲鑒者也又按邢昺疏引許氏說文云未字從上從小尊行之小也似遂以叔爲諸父之稱者然今說文無此語不知邢疏何據說文嘗爲徐鉉窜定豈鉉知其謬故刪落之邪并附正之

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辨

鄭康成謂羣妃御見之法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汪子曰悖哉鄭

氏之說也周公定周禮在成王之世其昏禮亦當作於是時成王春秋方富周公雖導之以德閑之以義猶懼其有棄閒投隙以荒淫之術進者而況多其女寵定爲不刊之制以誘之乎夫每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不道之君若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一夕御之而徧則人主之身亦異於金石矣積之既久得毋有如醫和所謂蠱疾者邪苟其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時時抱衾裯以往返其側猶不免有怨女之歎而顧使之十五日之間僅得奉斯須之顏色

哉且大臣之愛其君也非如左右近習以諧媚爲容者也霍子孟爲政命宮人皆爲窮絝多其帶以防閑昭帝可謂嚴且密矣而昭帝猶至於天豈有周公之聖而定爲九人一夕之制如此凡所以輔導成王者曾不若子孟吾不信也故吾謂九嬪世婦女御既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幂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決非進御於王者也或亦擇卿大夫之妻之寡者與其老而無子者任之故謂之內命婦與九嬪條曰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各帥其屬

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於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如鄭氏所說邪漢儒好爲新奇之說而多出於不根始不足信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六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目錄

經解四

五服皆爲衰說

喪制襍說五則

禫　心喪　變除　爲妻禫　閏月

袒免辨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妾無服辨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庶祖母
夫之本生父母　繼姑
舅妻　庶母
繼父　前母之黨
繼母之黨　生母之黨
同母異父之昆弟　妻母
君　朋友
師弟子　衰負版辟領
杖　婦人衰
婦人杖　改葬
過時而葬　變除
命赴　喪主

鈍翁前後類豪卷十七目錄終

五服皆爲衰說

斬齊大功小功緦麻五服之服通謂之衰雖弔服亦謂之衰鄭玄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又五服之衰一斬四緝三山楊氏喪服圖衰裳之制五服皆同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疏親則否此先王之禮然也蓋衰之爲言摧也明孝子有哀摧之心也夫哀摧之心凡在五服中者莫不有之奚獨孝子亦曰孝子之於父母視疏

親有加戚焉非謂旁親而遂可以不哀摧也然則五服之服通謂之衰宜矣顧近世士大夫自大功之喪而下舉無有服衰者皆非知禮者也按喪服傳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或牡麻絰纓布帶有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又襍記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此大功小功爲衰之明驗也鄭玄云緦麻布衰裳而麻絰帶又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此緦麻爲衰之明驗也自朱子家禮明集禮孝慈錄莫不仍之顧律令大功以下言服不言衰非不爲衰也省文也士大夫亦無有服功衰緦衰者此近世薄於旁親而然夫豈先王之制與

喪制襍說五則

禫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謂二十五月大祥祭中猶閒也大祥之後間一月禫祭故主二十七月三年問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故王肅又謂祥禫共月鄭王皆本於禮而二義不同其徒往往

相難晉初用王肅義遂以爲制宋元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上言王義惟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順人情使朝墜一體嗣是之後遂皆以二十七月爲斷矣按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先儒謂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斯乃孰爲孝乎其說是也又范淳父曰禫祭名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三日然後祭此不經也按禮禫而纚纚非禫字之義及觀漢文帝遺詔纚七日師古曰纚者禫也則其誤已久矣說文禫字從示從鼻除服祭也釋名孝子之意澹然思慕益衰也

爲妻禫

禮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指杖期而言故鄭玄謂父在爲母也又禮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期終喪不食肉飲酒父在爲母爲妻又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蓋妻喪皆與父在爲母同故先儒謂爲妻亦十五月

而禫也後世妻喪不禫則已夸於朞期矣

心喪

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税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惟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遵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葢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矣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

閏月

春秋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曰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易爲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曰不正其閏也范甯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公穀二義不同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晉宋之間喪遇閏

月諸儒紛紛聚訟隋開皇初太常卿牛弘奏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亾者祥及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由是歷代以來遂爲定制又按春秋襄二十八年胡氏傳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不數閏也又蘇氏集解葬景公喪不數閏譏齊以閏月葬也蓋皆從穀梁說公羊云云非是

變除

古人之於喪服也至孅至悉而於三年之喪尤加愼焉是故三日而成服三月而葬既葬則有受衰服葛絰至於小祥則除首絰服練冠練衣黃裏縓緣繩屨無約至於大祥則除衰服斬杖服縞冠縈紕麻衣白屨無約益孝子之哀以次而衰則其服亦以次而變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則記者譏之以爲蚤也唐開元禮練縞皆如儀而受衰廢矣明集禮倣家禮行之益不能盡合乎古而小祥祭前一日陳練服大祥陳禫服猶有禮之遺意焉又按練衣鄭玄謂爲中衣孔穎達謂此非正服也以承衰而已溫公書儀及家禮皆既練去負版辟領衰

頗與禮異其說未知何據

袒免辨

宋儒程子泰之嘗辨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頷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僭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絰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髽對者也髽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

穆姬登臺屢薪使以免服衰絰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明之亨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亨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亨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亨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牽而程子尚有所待故亨得發其臆說如此亨非博者也益能信經而不惑者也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辨

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尪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前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之時父尪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其

能瞑邪爲長子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存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事襍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旣頴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尚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

妾無服辨

儀禮賢妾緦而律文無之今之卿大夫宜何從予應之曰從律何以知其宜從律也古今之制不同有從重服而改輕服者有從輕服而改重服者有從有服而退爲無服者有從無服而進爲有服者自唐以來損益儀禮多矣而猶欲取久遠不可考之文以自附於好古乎荀卿氏曰法後王是不可不深講也今之卿大夫不然舉凡服其餘親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獨於其妾也則必秉周

禮母乃暱於所愛乎哉有難者曰母以子貴非與曰非是之謂也諸侯娣姪媵之子得立則國人從而尊其生母故存則書夫人歿則書薨葬書小君皆得視其適此春秋之例也然則妾之子而旣貴矣天子且許之貤封而家長可不爲之制服乎曰天子自貴其卿大夫之母家長自賤其妾律令之與敕也詰也是皆出於天子固竝行不倍者也或又難曰律文得毋有闕與曰國家辨妻妾之分嚴適庶之閑其防微而杜漸也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又何闕文之有且吾考諸儀禮則曰大夫爲貴妾緦考諸喪服小記則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儀禮不言士妾小記不言大夫妾而唐開元禮則皆不爲之制服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前明孝慈錄亦概未之及也蓋妾之無服于餘年於此矣今使家長之爲大夫者爲之服緦則衆子之爲士者當如之所生子爲父後者亦當如之其父在者當爲所生母大功顧己之服其妾也則從儀禮緦而命衆子與所生子則又從律文或齊衰杖期或斬衰三年是於古今之制胥失之也噫乎非天子不議禮若好古而不純乎古守令而不純乎今是

則自拗爲禮也吾故曰不可不深講也

喪服或問二十四則

繼祖母

或問禮與律有繼母而無繼祖母之文然則繼祖母不當服與曰非也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蓋繼祖母與庶祖母有辨繼祖母之殁也祔於廟而庶祖母不祔夫既祔於廟爲之孫者方歲時饗祀之而可以無服乎故曰言祖母則繼祖母統其中矣

庶祖母

或問庶祖母宜何服曰其袒免乎禮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何庶祖母服之有然則律文服庶母期矣顧亦無庶祖母服者何與曰疏也無恩也是則爲之袒免可也

夫之本生父母

夫之本生父母期爲舅姑齊衰期故爲本生舅姑大功今律文既易期爲三年斬矣而獨於夫本生如故其降等不太甚與曰不然也兄弟之子服伯叔父母期則爲人後者服本生父母如之兄弟之子之婦服夫之諸父諸母大功則夫爲人後者服夫本生亦

如之此固相準而制服者也律文未嘗與禮異也何降等太甚之有

繼姑

或問禮無繼姑之服何也曰非無服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此可類而推也傳曰婦人旣嫁從夫夫者婦之天也夫旣以爲母矣婦其敢不以爲姑乎然則從夫而服又何惑焉

舅妻

或問舅妻何以無服也曰由父而推之則有父族爲父族舅之妻與從母之夫不可以禮絕族無施服其此之謂與

庶母

或問均父妾也必有子然後爲庶母何也曰父妾之男吾謂之昆弟矣其女則吾謂之姊妹矣昆弟姊妹之母猶吾母也故謂之庶母舍是則不得被此名也是以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服不爲吾庶昆弟姊妹之母則不服

繼父

或問律文繼父同居而兩有大功親者爲之齊衰三月儀令一有大功以上親一無大功以上親則如之何曰小記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爲異居疏謂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然則律文雖與禮不同而其義卽皆有主後者也或問繼父不當繼繼父亦不當同居而禮與律有同異居之別此服制之變末世之不得已也亦爲人子者之不得已也

前母之黨

或問先儒言前母之黨當爲親而不言其服何以無服也曰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宗無二統外氏亦無二統前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前母者亦如之也禮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前母旣亡如之何其有從服與

繼母之黨

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服繼母之黨也曰鄭玄謂外氏不可二也庾蔚之亦謂若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嗟乎爲人後者言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謂之如與若

者蓋其父母之文同而情則異者也故不得已而爲繼母之黨服虞喜謂縱有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此說始近是矣

一　生母之黨

或問禮有庶子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之服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妾出於買者少而爲娣姪媵者多若後世之爲妾者皆庶姓也其父母兄弟姊妹往往有不可考者律文不爲之服蓋以賤故細也然則庶子之服其生母也今且與適母同矣夫使伸其私於母而獨絀於母之黨母乃稍失倫與曰非也小不可加大卑不可陵尊賤不可干貴聖人之立制也姑以此示適庶之閑焉此律文之微意也故庶子得爲適母之黨服而不得爲生母之黨服鄉先生姚文毅公亦以無服爲善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

或問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子游言大功子夏言齊衰而唐開元禮降從小功三者不同然則宜何服曰律文無服此宜從律者也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因母既嫁則與宗廟絕矣

彼既自絕於宗廟則其子之爲父後者猶不爲之制服顧可使同母異父夸於同父異母之服乎禮繼母可以如母繼父不可以如父故繼父不同居者無服而獨爲異父者大功其失禮意明矣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孽人曰父母何算焉使同母異父而爲之服此知母而不知父者也與禽獸何以異與然則齊衰亦非子夏之言也記禮者之臆說也

妻母

或問明孝慈錄注妻母之嫁者出者皆服緦然則果應服乎曰否嫁母出母爲父後者猶無服何有於妻母之出且嫁者乎厚於妻母而薄於己之所生其非先王之意也明矣律文無服是也

君

或問漢魏屬吏皆爲州郡將服君與舊君之服而唐以後無之何與曰漢魏之制州郡皆得自辟其屬雖服此服可也後世一命以上無不請於天子受天子之爵食天子之祿州郡不得而臣之也州郡既不得而臣之則品秩崇卑雖異皆其比肩事主者而又何服焉

朋友

或問禮言朋友麻而律文無之何也曰吾聞之同門爲朋同志爲友古之爲朋友者其將與之交也則有始相見之禮其既與之交也則有終身同道之恩益愼於初而厚於繼也如此夫惟始愼之繼厚之故歿則哭於寢門之外加麻三月今交道廢矣彼之憧憧往來者飲食而已耳博弈笑語而已耳有善不相勉有過不相規此則孔子謂之所知曾子謂之相識者也非朋友也而顧欲爲之加麻不已重乎夫朋友之服不在五服之內故律文略之後之學者緣情義之淺淺厚薄而加折衷焉可也

師弟子

或問師弟子何以無服也曰咎者孔子之喪顏回弔服加麻出入常經者非與曰咎者朱文公之喪也若喪子而無服子貢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今之爲師爲弟子者其視夫子子貢何如而遂相爲服也先儒謂師不立服不可立此說是也然則黃文肅公爲其師加麻制如淺衣用冠經何文定公之喪王文憲公服淺衣加帶經冠加絲許文定

公蒙蒲人王楫衰絰剡葬司賓者舜曰門人衰禮與楫曰吾師也術藝之師與賓主之師與吾猶懼乎報之無從耳由是言之後世有人 即經師如朱何許三先生者夫亦可以用此服矣

衰負版辟領

或問衰衣之有衰負版辟領也果獨爲父母用之與曰否經傳無明文鄭玄之注賈公彥之疏亦然如曾孫爲曾祖父母也適孫祖柱爲祖母也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也是皆難以殆親例者也其遂可不用衰負版辟領與家禮之與儀禮圖說蓋各發明注疏而猶各有所未盡也吾故謂齊衰必當有二式

杖

或問禮無爵者非擔主不杖然則庶人居三年之喪亦有不杖者與曰無之古人之居喪也哭踊無算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如是則無不病者故曰非擔主而杖爲輔病也夫安得有不杖者與今人之居喪也哭泣不哀飲食居處如故其違禮也多矣而又遑億古人之不能病不亦悲夫

婦人衰

或問婦人可以不衰乎曰不可服以飾情情貌相配吉凶相應故衰之爲服所以表中誠也婦人者何獨不然由是言之是雖爲親猶不可以不衰而況妻爲夫妾爲家長女子子爲父母乎

婦人杖

或問婦人可以不杖乎曰婦人之不杖也傳謂其不能病故也假令哀毀而能病則聖人許之矣豈遂禁其以杖即位乎然則傳也喪服小記也或言杖或言不杖者蓋兩相發明者也或又問婦人謂童女孔穎達之說亦可信乎曰不然也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非未嫁女子之稱

改葬

或問禮改葬緦鄭玄謂三月除之而明集禮既葬釋服何以不同也曰集禮釋緦服者謂釋其衰麻耳下文緇服云云則猶未敢即吉也是故吾從三月

過時而葬

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者主喪者不除夫久而不葬人子之過也其可以不衰絰乎

哉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而況於人子乎是故吾吳人之葬其親也緩然其儀文猶必視其初喪蓋不失禮之遺意者也

變除

或問古者既虞則服受衰既練則服練冠既祥則有大祥之服其變除也匪一而近世俱不行何與曰練禫之服明集禮會典有之品官與庶人皆同然而莫之行者非令甲之疏也此世俗不學之咎也

命赴

或問古之卿大夫之喪主人必命赴者然則吾吳人之有赴也亦猶行古之道與曰否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彼不知死而吾往赴之非禮也

喪主

或問喪必有主與曰禮喪有無後無無主然則孰爲之主曰惟冢子與其婦禮所謂主人主婦是也支子不在列與曰雖在列而不敢主之也何爲其不敢也曰非傳重也曾子曰喪無二孤此之謂也親戚故舊亦可主與曰可古者喪必赴赴必哭哭

則必有弔者孔子之哭子路也身爲之主其哭伯高也使子貢爲之主皆是也然則父母之喪可使佗人主之與曰不可禮父不主庶子之喪夫不主妾之喪舅不主諸婦之喪妻之黨不主姑姊妹之夫之喪吾未聞執親之喪而使佗人主之者也無主後則如之何曰有攝主禮大夫而無主後宗子爲士者可攝也宗子爲士而無主後大夫可攝也何爲其使大夫攝曰公子有宗道焉非宗子而特起爲大夫者亦有宗道故也無宗子則又如之何曰無宗子是無族也禮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是攝主之變也然則今之吳人之有喪也或使同姓士大夫護之赴告必廟名其閒其始古之攝主與曰是與攝主不同護喪之名不見於經朱子家禮使子若弟知禮者爲之有喪事則必稟之前明集禮則兼用孫吾未聞士大夫而執弟與子孫之役者也雖謂之非禮可也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七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抆字

此一卷及前卷論繼母繼父二篇皆另入古今五服考異第八卷中此處似宜刪去今仍翁原稾手筆以備卷數汪繩武識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八目錄

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與周處士書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與魏光祿書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荅王進士書
寄魏光祿書

與王處士書

鈍翁前後類豪卷十八目錄終

文豪六

書一

與曹木欣先生書一

與王處士書

琬聞笞者孔子之以道自任也蓋當衰周之時王者之迹既熄學校大壞太師瞽矇之官雖設而不能教士詩書六藝之籍梘敔鐘鼓琴瑟干羽之具雖存而士亦不能自淑於是孔子起於布衣日夜與其徒講求先王之文推明堯舜以來天人性命之旨以相授受而其徒亦翕然從之然後其道大明當是之時所號爲高第弟子者則有顏閔游夏

之屬士大夫之文遊往還者則有晏平仲蘧伯玉左丘明之屬然丘明親受經於孔子及其爲傳猶不免傷教害義豔富而巫之失以致紛紜詆訶者訖數百年而終未有定則丘明之於道也齟齬不合者多矣而孔子顧有取焉子游之以文學友教也不及一傳再傳而荀卿氏則已指庳其流敝以爲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者矣蓋考其所得不過得道之器數止爾非有與於性命精微也而孔子獨登諸四科之列何也琬於是深歎後之儒者其持論太高其責備太無已而孔子之教育人才如是乎其不可及也使孔子必舉其道以律人則子游固可謂之賤儒而左氏之議論文采亦必以聞人受戮矣此豈學者之所望哉琬嘗辟之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伐其小者爲楹爲梲爲狙蝯之杙其大者爲棟梁爲賫人富商之樿旁蓋自拱把已上三圍四圍七圍八圍無不取也亦無不用也惟其取之之術博而用之之途寬故凡天之所生山川之所蓄荆棘茨刺之所蒙翳一遇匠石吾未嘗見有弃材焉使教育人才而得若孔子殆亦學者之良匠師矣今先生從事於聖人

之道致知而力行有年於此學者苟不自放弃孰不褰裳攝裾疾趨先生之門哉顧琬少無鄉曲之譽壯而備官於朝又無王公大人之援引默默退守自度無可表見望先生之門而趑趄畏縮者屢矣不虞先生欲與之相見又欲一觀其所爲襍文益眞有意於孔子之教育人才者故敢以其說進伏惟始終造就之牽甚

與曹木欣先生書二

琬自與先生相見得聞高論私心不勝向往遂忘固陋以一言干聽願竊附於左氏子游氏之後遽辱賜荅所以奬勵過當非琬受教之本意也夫琬之於道固有志焉而不逮者也當其少時頗好韓疏之書孜孜矻矻窮日盡夜以用力於其中於是異同離合之必辨名物器數之必晰義類指歸之必加研求不可謂不博且專也至於既久則稍舉而筆之於文亦且曠然若有所見怡然若有所得矣至於又久而微察之然後知其所得者或狃於才氣之偏所見者或出於聰明之臆求諸聖賢之道達於日用事爲而根柢於修己治心者概未有

合也故復戚戚然而憂惘惘然而惑以怠憂惑怠三者交幷其距道不逾遠乎顧先儒必言文爲載道之器窺謂此惟六經語孟足以當之佗如退之之原道祖叔之本論則猶舉其麤而遺其精沿其流而未遡其原也夫當其去陳言闢邪說毅然以起衰立教爲己任亦豈遂瞀瞀於道者然其中之踳駁疏漏支離而附會者已不爲少矣又況固陋如琬者哉今先生之言曰儒者之學本於天地印觀傚察無往而非道也是誠然矣然使觀天者止知星辰之躔舍而曰天道盡此察地者止知山川形勢之脈絡而曰地道盡此則是郭璞何承天僧一行之流皆可列於有道之士也先生寧遂許之耶夫惟後之學者不精求道之大原而區區守其一得之文自以爲察之皆醇而養之皆熟一倡羣和不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即曰未有不深於道而文至焉者噫其果遂深於道耶抑猶有豪氂千里是非離合之分也此琬之所不敢安也故願悉心受教於左右伏惟垂察焉

與周處士書

自足下初入京師即聞韓武庫聖秋娓娓口足下

不置已復遇劉刑部公勇於邸舍其向僕稱道者悉如武庫而又加詳焉僕竊揣此兩人者士大夫皆曰賢人焉其說必不虛且妄故願與足下相見既見之後飲酒諧笑事事動人而獨未嘗告僕以古學者之道何也僕於詞章之學本無深解三四年以前氣盛志銳好取韓歐陽諸集而揣摩之日復一日漸以成帙當其快意之際舒楮磨墨四顧無人亦若浩然自得於胷中者及其既成而復視之則後先舛互首尾繼續而且爲之忸怩而心且爲之媿悔者竟日夕不止蓋其可以示人者少矣

集中所存皆忸怩媿悔之餘也不自意爲足下所闕見是宜何如規切教誨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詞相推譽非僕所望於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己死可不恨僕交游衰少然於吳門得計子甫草於京師得梁御史曰緝今復得足下而三不可謂之孤矣前御史奬勵僕過當僕且信且疑退而復取韓歐陽集伏讀而深思之未嘗不歎其才識之練達意氣之奔放與夫議論之超卓雄偉眞有與詩書六藝相表裏者非後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項也於是僕之忸怩媿悔乃不減於往時

益疑御史雖名爲知僕而其實猶未盡也豈知之而不以告耶告之而不以誠耶抑有所深愛於僕而捨覆其短耶此未易爲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瀕博之學曠達之思迴出輩流又能周旋燕翨齊魯吳越之郊所聞所見什百於僕僕之待足下者與梁御史計子甫草無異牽示規切教誨之言勿襲用浮詞云云也

與友人論內亂不與書

連日天雨道路泥濘不得奉教左右竊敢有請也窕下直時稍看禮經經曰內亂不與外難不辟此言如崔杼作亂晏子不死孫林父作亂蘧伯玉從近關出是也然實不能無疑考諸春秋如孔父仇牧之事皆詳書而深許之夫齊宋衛三國皆內亂也士大夫殺身之仁與保身之哲必非可臨時決擇者若不與者是耶則孔仇知勇而不知義春秋決不當予若與者是耶則蘧晏爲俸生何以不見譏孔子且禮經獨非聖人之言乎此窕所以疑也孔悝見劫於蒯聵子羔不死而子路死之孔子兩以爲賢窕竊謂人情之所愛莫過於生其捐軀截脰而不憯者爲名在爾今使死與不死均不礙其

賢則一旦多故又安得有奮然忘生者哉後世江徐死逆劭之亂袁劉死蕭道成之亂通鑑略無貶詞蓋取春秋遺意也必如禮經所說則漢之孔光揚雄賢於兩龔而齊之褚淵王晏之徒舉可以末減其辠矣此學者所當盡心吾兄深通經傳必能發明聖人之旨卒爲示及不宣

與魏光祿書

琬自去秋以來日夕奔走郎署無由圭潔候教於左右自分獲辠之日久矣不意過蒙注存如此琬也何敢自外抑琬嘗聞之矣古之君子欲獻其圭璧文錦必先之以皮帛今琬不能具尺皮束帛以爲禮而徒欲以空言先之則其中之所挾者無圭璧文錦明矣然區區之心猶不能自已故欲采蔬酌醴奉迎玉趾而私自達其固陋焉其在春秋之時列國卿大夫相見賦小雅瓠葉之詩杜氏以爲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菟首猶願與賓客享之然則琬之所薦者亦如是而已伏惟鑒而許之卒甚

與梁御史論正錢錄書

別後再讀吳氏正錢錄其例甚嚴其詞甚辨誠有

功於斯文不小然琬竊謂學者之讀書也不可以無和平之心周詳博大之識也斯二者既具而又能爲之往復曲折於其中然後作者之是非可得而論定矣若但盛氣以相攻擊而商榷未安則必有偏駁之病考證未悉則必有鹵莽疏漏之病我以我之說而彼又以彼之說紛紜攘臂訖無所止此雖如柳子之非國語吳縝之唐書糾繆猶不免於後人之議而況其下此者乎辟之有大盜於此有司既獲其人必當考求其藏證推原其出沒之蹤窩藏之處各得其實然後殺之而不敢爲異詞假使無原臧無見證出入不知其蹤窩藏不得其處不俟其案之定而上諸司敗是終爲疑獄也能保無人焉爲之平反哉今此書非不例嚴而詞辨然而其中所列尚有不合始有如前之所謂偏駁疏漏者得毋盛氣以相攻擊而未暇商榷考證與恐不可謂之定案也夫琬之於錢非有門牆之雅梧酒殷勤之歡也平時所以刺譏其文章始不遺餘力而於此反爲異論豈有左右袒於其間哉誠欲吳氏和平其心博大其識往復曲折以得錢之是非所在而徐徐筆之於書則庶乎其無憾矣不

然此書一出必無以服錢之心而杜其口也琬嘗恨文章之道爲錢所敗壞者其患不減於弇州大函而錢門徒方盛後生小子莫不附和而師承之故舉世不言其非牽而有一吳氏不量氣力以與之爭而又不得其要領豈不大可惜哉故琬之言此亦欲護持斯文而助吳氏之不逮於萬一也然吳氏方用才學自負而琬顧以空疏之胷迂闊無當之見刺刺於其側不以爲狂易則以爲輕薄耳度彼所敬事者惟先生一人故不敢陳之於吳而以私於執事其說具在別紙牽微引其端使加改竄是亦朋友之忠告也如有未當乞更疏示

答王進士書

琬啓比辱枉顧命作賢姊節烈傳琬誠不敢固辭然所示事實不免太簡如尊大人官諱氏族俱不書賢姊既亾於井何時購得其尸以殯又不書此皆其大者得更賜教爲牽琬嘗思古之所謂忠孝義烈者其身雖亾其容貌動止雖不可得而見而其氣則浩浩然落落然流被天壤上自名公鉅卿下自里巷之氓以至婦人豎子莫不樂頌其姓氏及其有可感者則又相顧太息不知涕泗之流落

也故雖愈久而愈不可磨滅相距幾千百年猶昭灼在人口耳此豈繫乎文章之有無耶然而有志之士猶欲奮起而爲之紀載者何哉非謂忠孝義烈之名恃此而後可以不朽也直以文章不能無故而作必僭佗人之事而發之以稍見其胷中之奇而取重於後世或所遇非其人所書非其事則雖有上下馳騁瑰瑋詭異之詞決不及傳或遇得其人矣而行事不加恢奇則其詞雖傳亦決不及於久遠故尤愼擇其所得而詳書之咎李習之有盛名於唐然獨自述其所敘高愍女楊烈婦爲不

枉班孟堅蔡伯喈下近世歸震川先生亦號東南大儒尤沾沾自喜者惟枉作張氏女子神異記亦可闚見前人之用心矣而流俗不察妄相推許遽謂文章之權可以褒寵歿者幾欲自比於夫子之春秋不亦夸而難信矣乎琬才學憃陋使廁於李習之歸震川之列必當憮顏汗下然其私淑諸人者殆有年矣方欲僭足下所示以自傳其文章故先略道所見伏冀省鑒不宣

寄魏光祿書

琬頓首頓首與先生別久矣數從相知處審問近

況終不可得前別時邀約殷勤期以所著詩文時
相郵寄不意訖今靳之豈先生自吐其言邪抑有
所不屑於琬邪夫書問之往來固未可以一概論
也以之競干謁豫人事則不可有以之通相思道
學問則不可無蔽州距京師僅五六百里耳然琬
與先生音信契闊猶至於如此今琬又將求歸矣
萬一馬首東向淒潛隩伏此時山川之間阻道路
之遼絕且有數倍於五六百里者雖欲裁尺一楮
以相慰藉尚可得乎哉琬所以不能無望也自別
先生已來閑居休沐相識甚少學問無與發明文

章無與辨難襄囘顧歎益不啻蹙者之失杖而瞽
者之失相也豈先生能遂恝然於琬邪歲聿云暮
急欲知太夫人及先生起居狀故敢輒布區區伏
惟坐察琬再拜

與王處士書

琬啓自去河閒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
歎不已中閒如蘭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
篇尤有卓見琬入仕以來數爲利祿所驅雖亦嘗
以其餘日有志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
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

所屏弃不錄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自珠玉綺繡下訖器用服食之類煌然襍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轂相文趾相錯衽袂相聯各得猒其所欲而去可謂緐且庶矣然使游閑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歎羨於其閒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其識不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又嘗以簿書役其心往來醻酢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歎羨於衢肆之閒耳是安能猒其所欲哉若先生則不然其識足以窮古人之微其才足以達古人之變而且名不挂乎仕籍身不至乎國門凡所謂簿書醻酢之類舉皆蕭然捭去故能一志凝神以求聖賢之遺緒而陶然自樂於環堵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殆亦無媿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衞文公臣子建旄棄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吝琬既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

至於其才其識俱無足取而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吝也

鈍翁前後類豪卷十八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攸字

書二

答陳鵠公論文書一
答陳鵠公論文書二
與計甫草論道書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與米紫來求書賸窀記書
答吳秀才書
與金秀才書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九目錄終

書二

答陳謨公論文書一

琬頓首頓首前枉劉比部坐中奉得與足下解后既別而比部盛稱足下之文以爲不減古人然猶未暇詳也既又遇計子甫草復稱足下所爲邊大綬傳等作僕私心向往之至而性疏且嬾不能摳衣請業自分見絕於左右矣而足下乃從三百里外辱書殷勤中間稱謂過卑儼若後進之爲禮者豈僕所敢當哉僕年弱冠時稍知學爲詩歌古文

辭亦思奮其頭肉以附東南士大夫之後而器識陋劣卒無成就一旦出仕於　朝不習世務數遭轗軻於是年比四十而精氣衰耗頭白齒豁翻然思退不復敢以文學之事與士大夫度長絜大久矣不意足下過采其虛譽謬加推許且又紆其詞曰未讀僕之文究不敢深信夫足下疑僕是也猶卒僕與足下交疏而詆淺耳萬一朝夕過從得盡讀僕之文觀其行事而聽其議論則必且誚之爲迂詆之爲誕爲僞矣夫豈獨疑焉而已乎然竊惟高義不敢不報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

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佗文乎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徉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聶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當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

顧以寄託云云者當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徧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僊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葢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襍見於中有能如

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抑以其不合於道遂幷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聞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

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毋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詞乎哉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文雖小技然而其原不深者其流不長古人所以取喻於江海也誠欲進求作者之指要則上之六經三史具在足下次之諸子百氏下訖唐宋大家諸集亦具在足下習之既久而翫之既熟矣其詳擇而審取焉可也顧舍此不論而區區惟嘉靖隆慶諸君子是詢溯流而忘原非所以望於足下也意者矜僕之陋劣姑欲啓此以少嘗試之邪則僕所不能測知者矣僕過不自量略陳其迂誕之說伏祈賜之教誨敢不惟命是聽琬頓首頓首不宣

答陳鵠公書二

琬啓前倉卒報書媿無以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叟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說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說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苞疑似之間

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末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枉於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弈師之有譜曲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坐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

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矩延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荊川學二蘇者也其佗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刘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

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說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亾矣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不工者傳不工者傳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卽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荅琬再頓首

與計甫草論道書

昨相見時足下曾說論語朝聞道一章愈愈未暇往復然不可遂已聊爲足下陳之足下謂孔子所聞者非日用常行五倫之道私心竊有未安君子之道四所求乎子臣弟友者此中庸孔子之言也夫道若大路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者孟子之言也足下亦嘗降心於中庸孟子諸書而潛味其旨乎否也五倫之道非佗卽其賦於天爲命稟於

人爲性發於知覺之靈而爲心者也是故聖人之
存心存此而已復性則復此而已達天知命亦達
此知此而已儻使舍其日用常行而欲求所謂性
命於恍惚不可知之地是異端也是淫詞邪說也
足下顧引子貢之不可得聞爲證而盛言是道有
不傳之祕則幾以佛氏之無法可說與不立語言
文字者待聖人矣不知足下將援佛以尊孔子邪
抑誣之也朱注之釋不可得聞曰教不躐等其說
甚爲易曉而足下弃置不用足下之於朱注也童
而習之既用之以誦諸生又用之以入上舍又用

之以舉鄉試而柰何獨悖其說於講學邪夫上之
則誣孔子下之則悖朱子無一可者也得非有所
陷溺而致然與足下又謂日用常行之道雖下愚
亦可與聞當無所俟乎孔子此益誤矣自大道不
明而諸子紛紜之學以熾或遁於虛無或騖於名
法或流入於尚同兼愛敢爲放言高論以炫惑天
下之聰明天下將靡然從之而其佗則又有鬻拳
之忠申生之孝荀息之不食言鄉原之徒之廉潔
忠信類皆道之所不與者故聖人以聞道爲難講
之不厭其詳辨之不嫌其審舉凡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無不研晰而折衷之以明其豪釐千里之謬而一返之乎中正然後得爲聞道孔子之言聞也又豈佛氏之聞熏聞修耳門圓照三昧之說哉足下縈習禪宗宗門之教機鏟義諦固有不可思議者然欲合孔子之道與禪爲一則辟諸傾乳入酒終於酒乳俱敗矣愚願足下愼之毋使爲知道者所笑

與梁御史論佛經書

昨與先生偶論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相持未定葢先生非詆譏宗門者也直疑之爲別傳耳琬不敢復徵禪而願以先生所嘗誦首楞嚴圓覺金剛諸經徵之可乎先生言六根日夜遊乎六塵而不涉六塵諸相卽此是性卽此是玅明圓心卽此是如來第一義諦然則先生之視此六塵也信其實有乎抑信其實無乎抑疑其非有非無乎旣已不涉吾知先生之必以爲無也楞嚴經云無相則無非無則相今旣實有是相矣山河大地六根六塵俱歷歷見前先生又安能悉舉而無之哉就使能之恐其猶不免於頑空者也且六塵卽法相亦卽非法相不涉六塵卽非法相亦卽非非法相也若先

生之所見所證以之破塵勞有餘矣而欲入佛之清淨智海則不能何則爲其滯於是相非相之義也金剛經云若取法相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又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是則非法相者正屬如來之所訶而先生顧取之邪蓋有所取必有所著無論法相與非法相不當取著卽非非法亦無容取著也先生又言眞心如鏡妄心如塵捨去諸妄卽眞心在夫心一耳而顧分別眞妄於其間不益支離矣乎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洵如先生所言捨諸妄而去之非息滅妄心乎非了知妄境乎經又云一切障礙卽究竟覺使眞妄有二則如來幾爲誑語矣不眞不實語矣如來說法若醫王治病當其未瘉應病與藥及其旣瘉病與藥俱去而先生乃欲執病爲藥得毋失如來方便之意哉古德有云如來說法乍空乍有乍是乍非無一定之言非如來無一定也在學人之了徹與不了徹耳近世士大夫根器勇猛能儋何大事者舍先生其誰琬道眼未明不足取重於先生先生益

求大善知識而決擇之則斯法秦甚

與米紫來求書贈崔記書

琬聞古人之爲文也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三代之文託諸鼎彝敦卣之類而傳始皇之罘之篆會稽嶧山之頌託諸豐碑巨刻而傳自是已後諸凡託於金石者不可勝數中閒零落磨滅不爲人所稱述者亦不可勝數蓋使其點畫之不工形模之不古則購藏而翫賞之者猶未有其人故其傳亦不及於久且遠也唐文之簡質莫如元次山宋文之巨麗莫如歐陽永叔及次山之爲中興頌也有顏清臣爲之書永叔之爲集古錄敘也有蔡君謨爲之書是皆所託以傳者也夫是二文者上之發明祖宗功德次之收拾前世籀篆分隸可以愛好之物而又自效其簡質巨麗之詞其能炫當時而垂後世無疑矣是雖無善書者爲之書固不害其必傳也而次山永叔顧猶區區於此以此知文章之家尤不得不慎擇其所託焉今琬學淺而才疏議論不足以驚衆氣力不足以動人於是發之爲文往往有薾弱不振之憂與雍沒無聞之懼雖牽而得一善書者爲之書猶不能必其果傳傳之猶不

能必其果久且遠萬一不牽而所託非其人則當世士大夫曾無有購藏之以供其翫賞者況望其不朽也哉去年在廣陵貽上贈琬以雙雀琬既命畫工圖其事而自爲之記然嘗恨文辭薄劣未可以傳思欲託諸顏清臣蔡君謨之徒則吾兄其人也伏望鑒而許之牽甚

答吳秀才書

昨辱手教責僕以立名太高意甚懇至此正僕所深望於良師友者不意顧得之足下紬繹再四其何敢忘然又有不能默默者夫僕固東吳之鄙人而衰宗之孤子也家居無伯仲之助在　朝無卿大夫之援得譴以來旁皇牢落日以彌甚其何名之能爲然而足下見責如此則僕已知其故矣憶僕之方弱冠也腸肥而嗌滿氣盛而志銳而又牽得筌迹同人之林數挾其文藝以相肭逐當是時也拍張叫號四顧無人頗自謂功名可以戾契致而古人可以步趨隨也於是四方之士亦遂有耳其聲而齒其姓氏者由今思之實不免於好名意者足下詢得僕之故吾而遂云爾乎抑知僕之在今日也髮白齒搖向之盛者已秏其銳者已挫矣

故欲避名而去之不啻若畏溺之人望舟楫而卻
乏也雖簿書官守之暇閒嘗從事詩文中然皆嗟
貧歎老感慨無聊之意居多此子瞻所謂候蟲時
鳥自鳴自止僕既不求人知人亦未有知之者也
足下試視僕之門可以張雀羅而蔓草且叢生其
庭是豈有意於名者哉顧足下猶爲是言夫亦過
矣昏張籍責退之不能下氣葉進叔責子瞻不能
把臂以示無閒二君子皆諄諄往復不置今足下
方在盛年而能直諒如此雖責僕未當竊闚足下
之意其所以自待與待僕者豈下古人哉此正僕
之所樂聞也必當思所以報足下足下奉少竢之

與金秀才書

琬啓聞在衙舍中動止康勝甚慰甚慰不審比來
有何著作今世類譏文士無用琬嘗思之古人所
謂希有難得之物最上莫如麒麟鳳皇是二物者
其才不足以任羈絡反不若馬牛之可服馭也其
肉不足以充鼎俎反不若雞豕之可享割也是則
二物爲無用而馬牛雞豕之爲有用也審矣然馬
牛雞豕之屬什什伍伍靡然成羣或遊於墜或馳
於途或栖於塒而豢於牢筴蓋不可勝數惟其育

之易緐而取之易得故遂無鄭重愛惜之者若麒麟鳳皇則不然非盛世不出非聖人不生西漢之時偶一見之詞臣至爲之置對天子至爲之改年抑何見尊尚如此也夫文士亦猶爾矣　國家網羅英傑濟濟蹌蹌理錢穀者有之任兵刑者有之運籌帷幄勞神簿牒者有之降而柔面甘言工於揣摩之術者亦閒有之而文士獨不概見此何以異於麒麟鳳皇邪琬嘗度吾黨之力不能勝重而致遠其學不能諧世而取容讀書求道積有歲月是固蘄爲麒麟鳳皇之無用而不蘄爲馬牛雞豕之有用者也儻又不能稍自奮拔成一家言以附於古聖賢之後則天之生吾將安所置之既以自勉且欲以勉足下異時　國家修文偃武求所謂禎祥之符以潤色太平若麒麟鳳皇然者非吾與足下而誰久不發狂言矣因足下相知深又似有志於斯文者故聊道一二不宣

鈍翁前後類稾卷十九終

康熙甲寅冬十月　同里周　靖
休寧汪繩武　挍字

中華古籍保护